



王 群 生

情 山 梦 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王 群 生

情 山 梦 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情山梦海

王群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2 5/8 插页2 字数 236 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600

书号: 10151·962

定价: 2.30元

艺术想象与哲学沉思

——《情山梦海》序

杨 苏

“索性再浪漫一回”

读完《情山梦海》以后，笔者与王群生有如下一段对话——

“初看书名，我还以为你改做通俗小说了，其实并非如此。”

“你看不起通俗小说？”

“不，从文化普及的角度看，通俗小说当然不应被轻视，因为它与那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庸俗读物本来就是两码事。而且我以为，如果从通俗小说的可读性方面提出问题，倒应该深入研究一下时下许多小说为什么总是曲高和寡？自然，你这部作品也只是在可读性强这一点上与通俗小说近似，而它那寓社会批判于奇幻想象的艺术格调，却是后者未曾达到的。”

“你知道，可读性是我一贯追求的艺术目标之一，不过，我对你在《王群生小说创作散论》中关于浪漫主义或

浪漫精神那段议论，却不尽同意。你似乎是说，浪漫精神只有和现实主义结合才有力量，这是不是对浪漫精神的贬低？我认为，缺乏浪漫精神恰恰是一部分当代文学行之不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不想争论，因为我并没有把某一创作方法定于一尊的意思。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作家的主观介入强烈到破坏描写对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程度，并不可取。《西游记》后大半部孙悟空与神魔作战，就远不及大闹天宫那样具有永恒的魅力。这难道不是作家离开人物独立的现实性品格，过分渲染佛法无边的必然结果吗？”

“也许你是对的。不过请你注意，在这部小说中，我是有意更浪漫一些的。索性再浪漫一回，这就是我的意图。”

谈话到此为止。至于《情山梦海》是不是“更浪漫一些”，作家的艺术想象是否飞腾起来，其内涵究竟丰富到何种程度，却有待作品本身来证明。

委婉的今日恋曲

在《情山梦海》左卷《今日的恋曲》中，女主人公蓝丽云在两个男友之间的爱情选择，以及因她母亲的干预而激起的层层波澜，似乎并不新鲜，但是，历史研究生蓝丽云因考察秦始皇兵马俑而引起的历史回声——她与二千多年前秦将军郎奔生的对话，即她的幻想构成的内心独白和历史反思，却给这段故事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注入了

发人深省的哲学意蕴。这样，蓝丽云的爱情苦闷提供给读者的思索空间便超越了男女主人公三角关系的范围，从而诱发了对几千年沿袭下来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婚姻观和伦理观的深刻怀疑。

诚然，蓝丽云对封建门第观念的抗拒还不是完全自觉的，因为在她身上残存的封建意识，不但常常与她从事的历史研究发生冲突，而且更与她这个现代女性在追求异往中的自主感情发生冲突。然而，正是作家对蓝丽云这种精神现象的真实表现，使作品中呈现的浪漫幻想和现实思索取得了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隐蔽在浪漫幻想里的现实世界，尽管还残存着反理性、反人道的蒙昧面，但毕竟不同于正在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秦始皇时代。当代社会给蓝丽云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爱情追求的可能，当她有了这种自觉并为之抗争时，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蓝丽云的最终选择，既是对母命的抗争；更是对自身旧观念的清算。而这种抗争和清算带有一个女知识分子特有的柔性，委婉而曲折。当然，郎辉和博士这两个艺术形象的个性也比较突出，前者对蓝丽云的爱和后者的自愿退出，都是真诚的。从他们那复杂而独特的心里活动中，不也可以窥见门第观念和世俗偏见对当代青年的影响么？但他们是强者，是战胜了自身弱点的强者，是感情世界十分丰富的活生生的人。在这里，作家把人物自身的矛盾作为艺术关注的重要环节并给以多方面地表现，这在王群生过去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对蓝丽云母亲的形象

的刻划，却不能作如是观。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却让观念代替了血肉，使人物显得单调而平板。蓝父在女儿的婚姻问题是开明的。他问老伴，我们不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吗？为什么你现在要去包办女儿的婚姻呢？问题也就到此为止。而这个颇带悲剧性的疑问所包藏的历史底蕴，却未能在这两个人物的心理上，情感上引起骚动和不安，因而削弱了形象的丰富性和感染力。我们不能不承认，善于忘却恰恰是我们民族心理的痼疾之一。蓝母走的是另一种回头路，她忘却了美好的东西而去乞求于封建幽灵，同样是可悲的。可惜的是，这一形象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并没有在作家的笔下获得应有的生命。

悲壮的历史回声

在小说右卷《历史的回声》里，作家的艺术想象纵横驰骋，在宏大的背景下，将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地下宫殿及兵马俑的建造、秦始皇死后因皇位继承而引起的宫庭倾轧，和秦将郎奔生与女奴隶蓝姬的生死恋揉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神奇而又悲壮的艺术世界。

小说右卷关于兵马俑建造过程的描绘，大多出于虚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它展开的故事情节、色彩和画面，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们的感情世界去把握它所蕴含的历史真实性。小说不仅表现了秦始皇建造地下宫殿和兵马俑的动机和过程，而且揭示了隐藏在这个千古之谜背后的历史悲剧。这就不但能引起读者的新奇感和审

美愉快，同时还一定程度上诱发人们去思索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社会和个人的成因，因而小说的这一部就特别动人。是的，兵马俑不过是泥塑的陪葬品，但它不单是帝王威严的标志，同时也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野蛮。瑰丽的地下宫殿和兵马俑，作为精湛的古代文化的表征，是以牺牲许许多多的活人为代价的。郎奔生和蓝姬双双葬身火窟，他们的死是爱的完成形式，也可以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倘摒弃爱，则可苟活，倘忠于爱，则只能死。作家探索了这种选择的严酷性和悲剧性，因而也就完成了他对历史的批判。

然而，历史的回声何在？

小说人物郎奔生说，历史是不会说话的。作家王群生说，历史是有回声的。他们都说得对。不会说话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是，它的遗迹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上和行动中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来。诚然，历史之根有优根也有劣根，但我以为，伟大的鲁迅开创的对封建劣根性的批判，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郎奔生、蓝姬的生死恋与兵马俑背后的悲剧和蓝丽云与郎辉的爱情波折，是不难找出它们之间相似和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结局不同：前者是爱的毁灭，后者是爱的胜利，从宏观的角度看，两者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封建遗毒所加于当今社会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易于消除，特别是在处于蒙昧状态的受害者那里表现得更为严峻。因此我想，前面提到的蓝丽云母亲的形

象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的问题，也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次燃烧

真正的艺术品无一不是作家艺术家思想感情的火焰照亮题材的产物。从创作主体这一面看，文学创作就是燃烧。迄今为止，王群生经历过三次燃烧。这是作家在发现生活的同时又不断审视自己、超越自己的必然过程。

王群生是从写诗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先后创作了《红缨》、《第三辈共产党员》、《新兵之歌》、《火凤》等几部叙事长诗，特别是《红缨》，尽管发表后受到过来自“左”面的批判，但诗人沸腾的激情和对完美的人性的执着追求，却是伸手可触的。这是王群生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次燃烧。

但是，当王群生回过头去审视自己已经走过的文学之路时，他发现，他在叙事诗里寄托的人生理想和美学追求，经过时光的淘洗，大部分已经失去往日的光辉，而变得黯淡起来。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是痛苦的，然而对于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作家来说，却是上升前的必然。于是，在沉默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他又重新拿起笔来，不是在诗里而是在小说创作中去寻觅新的燃烧点了。对于他这种改变，一位关心他的读者曾于一九八一年投书给上海《文学报》表示愤慨，认为这是他对诗的背叛。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其实，在王群生的中篇小说《奇妙的旅程》、《彩色的夜》、《诗的发现》和长篇小说《蓝宝石花》、《朋友，我爱你》中，

莫不包含着诗的种子，和几部长诗的抒情性是一脉相通的。如果说他的几部长诗是诗体的小说，那么，上举的几部作品则是小说的诗化。但勿庸讳言，这几部小说包含的生活内容和时代的信息量，比之几部长诗要丰厚得多，作家的思维空间和对生活的审美观也比后者更广阔，特别是它们所显示的社会批判的力度更非后者可比。这自然不能看成是诗的不幸，而只能看作是王群生本人在他的认识范围内的一种自由选择。

这是王群生在创作上的第二次燃烧。

然而，艺术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当代生活和当代人向文学提出的变革要求，促使王群生再次回过头去审视走过的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迫切地要求超越。于是，在冷却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有了这部《情山梦海》的诞生。这就是作家的第三次燃烧。

笔者在《王群生小说创作散论》（见《当代文坛》1986年第二期）一文中，曾就作家对生活的整体把握、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追求、艺术思维的单向性、社会理想与血肉形象的关系的处理、诗学与哲学的结合等问题，提出过一些看法，我不敢说这些看法全都切合实际，但从《情山梦海》显示的艺术力量来看，作家的艺术追求至少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审美感受是相当吻合的。我以为，这部小说无论在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深度上，还是在艺术形象多色调的把握上，都较之他过去的作品更富于魅力。特别是那寓哲学的沉思于奇特的想象之中的艺术境界更令人为之神往。

文学创作最忌重复，不管是重复他人还是重复自己。
《情山梦海》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给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
因而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读者诸君，觉得这部作品结构过于迷离怪诞，情节过于恍惚谲奇，请千万不要指责笔者故弄玄虚。因为，人们思维的无穷变幻，人们生活的丰富多采，是生发艺术幻觉的基因……

——笔者

左 卷
今日的恋曲

- 1 半月湾的笑声
- 3 天平两端
- 5 爱之爱
- 7 长相思呵久相恋
- 9 迎面一座高峰
- 11 男子自有男子气概

尾声 向明天凝眸含笑

右 卷
历史的回声

- 2 孤女恨
- 4 情焰腾腾焚寸心
- 6 别
- 8 塞上胡旋歌
- 10 碧血黄沙，千古悲啸
- 12 武士——将军俑的诞生

1 半月湾的笑声

晨光熠熠，辉镀渭河两岸；春雨濛濛，染绿八百里秦川。

一树、两树……树树初绽的桃花——一片青春的焰火，亮亮闪闪在骊山脚下燃烧。

这是个初春的清晨，细雨淅淅沥沥，天色透明瑰丽。

看，一张绛红色带有图案的尼龙伞面，宛若一朵盛开的美丽鲜花，迎着纷飞的细雨，在映耀着晨光的柏油路面上浮游。是谁撑着雨伞，在这梦一般美妙、诗一般深情、幻想一般迷人的春雨迷离的晨光中，朝婀娜多姿的骊山脚下那秦始皇兵马俑巨型展览大厅走去？

啊！这是位年轻、美丽的姑娘。

此刻她撑着绛红色的尼龙伞，挎着只白色的女用皮包，一步步在细雨中朝前走着。看她行色匆匆、神情迷惘，难道是个早起的旅游者，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由？为什么，今晨绝早她就从下榻的西安人民宾馆起身，乘坐第一辆开来的公共汽车（这时车里的乘客大都是往返城乡、城

郊进行集市贸易的人们。这阵儿对游人们来说，确乎是太早了些）赶到了这里，冒着细雨、踏着晨光，向前边不远处那拱型展览巨厅迈步走去？想必，一定是有原因的。

姑娘今天穿了身俏丽的春装：淡绿色的大翻领外衣、雪白的衬衫，配了条豆沙色的薄料长裤，脚蹬着一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越发显衬得她身材窈窕、体态袅娜、步履轻盈了。她垂肩的长发，缀着细碎的雨水珠儿拂掩在腮边；一对晶莹的明眸，深蕴着无边的遐思，闪耀着聪慧的辉光。啊！绛红色伞面下这张俊美的脸庞，叠影着悒郁和期望的神情，就连嘴角那一抹淡淡的微笑里，也织进着一缕苦涩的味儿。是的，她那一双深沉而迷惘的目光里，正朦朦胧胧罩着两星谜样的泪影。她呵，是在晨光中、在细雨里、在梦幻的氛围中朝历史长河的那一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走来的。

“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呀？”谁，在身后向姑娘发问。

姑娘停下步来，转动红红的伞面，侧身半回过脸，一双长长的睫毛在扑闪着。她见一位撑着把大黑尼龙伞的老人，正站在身旁向自己微笑。她抿嘴也回报一笑：“我吗，去参观秦始皇的兵马俑。”

“早哩，太早了。看，”老人耸动着一对灰白的眉毛，闪闪眨动着一双亮眼，抬腕向姑娘亮出手表，“刚七点一刻，要九点钟兵马俑博物馆才开门哪。”

“哦！可我……是特意早点赶了来……”

“和我一样？”

“你……”姑娘这才注目地打量这位热心的老人。

他，全身罩在浑黑的大伞面下，表情诡谲而神秘，灰白的头发、灰白的眉毛、灰白的胡子，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系着条黑色的领带，蓦地出现在姑娘身边，总让她感到有些突兀。

“姑娘，我叫方倬，是个退休的机械总工程师。”老人牵着一脸皱纹，满脸堆着笑意，向有点不大自在的姑娘作着自我介绍，“不过，退休后考古的业余兴趣，倒反而愈来愈浓了。这次我从北京专程来西安考察秦始皇兵马俑，都快一个月了……早起晚归、风雨无阻，每天都在兵马俑丛葬坑的展览大厅里泡……”

“哟！！”姑娘对这位业余考古专家肃然起敬了，“方总，您真不简单，天天都来？”

“是呀。这几号坑里的兵俑、马俑，成队成阵……一尊尊我都熟悉了、认识了。”

“可您……住在……”

“那边，桃花村农民开的旅游旅馆，既便宜、又方便，离这儿只有半里地。”

“您老……这考古的业余爱好，可真比专业的还‘专业’！”姑娘转动着头上那张绛红色的伞面，嘴角牵起会心的笑意。

老人与姑娘之间的距离骤然缩小。

黑伞、红伞，相并相挨着在细雨中、在闪耀着晨光的

柏油路面上向前漂漂浮去。

姑娘走在老人方胡子身边，悒郁的心情为之一振：“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我的硕士论文的一篇选题就是《从秦始皇的兵马俑，看奴隶制度的彻底消亡与封建社会的兴盛、巩固》……”

“你这才来实地进行研究、考察。”

“嗯。”

“你的尊姓大名……”

“蓝丽云。”

“蓝丽云……这个名字漂亮！”方胡子他一手捋捋颌下的长须，一手擎着黑伞，侧头向身边红伞下走着的这位未来漂亮的女硕士瞅了一眼，“你这篇论文的选题，也很有见地。”

“谢谢！方总，历史，它通过地质构造、人类活动的遗迹……以及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如同一本打开的书，向我们展示自己被岁月湮没的真实面貌。”

“好！说下去。丽云姑娘，你很富有艺术想象力。”

“不！”蓝丽云微微摇头，语气十分深沉，“因为我虔诚地对待历史，历史也常常和我对话……”

“那是可能的。”

“秦始皇的兵马俑，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艺术成就，那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也成为了在月球上唯一能目睹的地球上的伟大建筑！”

“可秦始皇本人，并没有参加塑制兵马俑，也没有给